

卡夫卡随笔

冬 妮 译

卡夫卡随笔

冬妮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18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800册

ISBN 7-5407-0718-6/I·508

定价: 2.80元

读《卡夫卡随笔》

绿 原

银行职员约瑟夫·K 不明不白地被捕了。调查和审讯旷日持久。法律程序遭到难以想象的歪曲。探究被捕原因的一切尝试均告失败，人犯终于被两个黑衣人处死。（《诉讼》）

又一个叫K的人，冬天来到一个山村，打算住下来当一名测量员，但须与附近管事的城堡取得联系，以便确定自己的身份。经过千方百计，终于进不了城堡，甚至无法与里面的人员通话。于是，在村民的怀疑和排挤之下，他从不可捉摸的城堡更感到人对命运的无可奈何。（《城堡》）

青年移民卡尔（又是K字当头）·罗斯曼来到美国，为亲朋与社会所拒，继遭流氓抢劫，谋生期间受尽凌辱与折磨，最后似乎可为一座自然

剧场所收容……（故事到此中断。原名《失踪者》，后改名《美国》）

青年商人格奥尔格·班德曼为严父所弃，并被定罪。于是，他从故乡一座桥头投河自杀，亲自执行了父亲要求对他执行的死刑。（《判决》）

一个演员以禁食为技艺，长达四十余天，赢得观众激赏。死前终于承认，个中并无技艺可言，不过由于无法获取食物，始被迫禁食以谋生。他身旁一并供人观赏的，则是一头健壮而饥饿的黑豹。（《饥饿艺术家》）

最为惊心动魄的是，独自养家活口的推销员格里戈尔·萨姆萨，清早从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蟑螂。既往不究，从此作为废物被关在一间小房里。他曾爬出房外申诉自己的遭遇，但被父亲推了回去，并给弄瘫了一条腿。平日由妹妹照料，被发现喜食烂蔬菜和霉奶酪，遂日益丧失人格，为家人所忌。一次溜出门外，又被父亲推回房去，并用苹果扔他，引起肌肉溃烂。某日，妹妹在客厅为房客演奏提琴，他为音乐所引，施施然爬进了客厅，举座哗然，父母震怒，妹妹亦不念骨肉情，决定移之于屋外。他终于认识到，自己不幸变形，无以养家，故亦无以恢复家庭之爱，遂屈从移居安排，并在对家人的

怀念中悄然死去。次晨，打杂女工发现遗骸，顺手扔进了垃圾箱，并走告其父母。于是，一家人自他变形以来，第一次感到轻松愉快，并对自由和春天有了确信。（《变形记》）

以上就是卡夫卡的几部名著的简单情节。请再读读下面他早年一些吉光片羽似的随笔吧，你会对这位陌生的作家逐渐熟悉起来，同时又会对这位似乎熟悉的作家越来越感到陌生。文字冷静而平淡，事件简单而平常，没有任何人工的堆砌或主观的渲染。但是，人物在他的笔下为什么显得那样孤寂，那样忧伤，那样绝望？亲人、社会、国家机器以至心中的上帝为什么显得那样疏远，那样不可理解，那样具有威胁性？人在这世上为什么那样自觉负罪，而又始终不知道为什么获罪？这些自然而然的疑问，不是可以随意解答的。有必要联系作者的身世、文化教育背景、社会生活环境以及当时西方文学的发展趋势，进行综合的研究。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一般文学史称之为奥地利作家，1883年生于布拉格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商人家庭。自幼喜好文学，但迫于父命，改学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同样被迫就业于半官方工伤保险公司，1917年起患肺疾，时作时辍。1922年辞职，在疗养院休养，

后移居柏林。1924年病逝于维也纳附近的基尔灵。病前开始从事德语写作，生前发表过一部分作品，但不及全部遗著的一半。临终时曾遗嘱其密友马克斯·布罗德，销毁他所有未发表的手稿，决不重版已发表的作品。但布罗德违反他的意愿，于1937年整理出版他的六卷本全集，五十年代又扩大为九卷本出齐。同时，陆续出现英、法、西班牙语译本，先在纳粹统治时期的法国和英语国家引起轰动，1945年以后才在德语国家重新被发现。从此，成为本世纪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散文作家之一。他生前对社会党人有过同情倾向，对犹太复国主义有过兴趣，但基本上是不问政治的消极的旁观者，大部分作品写于布拉格，但与当时布拉格盛行的颓废文学圈子没有往来。不过，他的文学生涯也并不是孤独的，与他同时在布拉格从事德语写作、并同时崭露头角的作家还有：著名诗人里尔克，表现主义作家弗朗茨·韦尔弗和马克斯·布罗德，报告文学先驱基希，后来成为民主德国作家和外交家的魏斯科普夫等。这些作家的世界观和发展前途各不相同，但他们在同一个社会政治氛围中成长起来，不能说彼此毫无共同点——至少都有志于克服民族、种族和社会隔阂所造成的壁垒，充当捷克、德国和世界文化交流的桥梁。不过，他们大都或迟或早

地离开了布拉格，只有卡夫卡至死仍然留恋“布拉格小母亲”，弥留前还挣扎着回去省视过一次。

这位年仅四十一岁的青年作家，对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从没有作过浓墨重彩的描绘，一生所写无非是些超时空的寓言，无非通过寓言宣示人生不过是一场命定的流亡。应当怎样来理解他的这些独特的作品呢？迄今为止，各种批评家对他有过各种不同的解释。

有些批评家说，卡夫卡的作品都可称为“伪装的自传”。他出身于盛行排犹的中欧一个犹太人家庭，故有民族失落感；又是捷克境内讲德语的少数居民，故有祖国失落感；毕生不见容于严父（一般以其生前未发表的《致父书》为证），故有家庭失落感；两次订婚无结果，一生没有结婚，故有爱情失落感；重要作品均未完稿，才华无由表现，故有荣誉失落感；长年缠绵病榻，故有健康失落感。正是这种对于人生的全面失落感，注定了他的孤独感；正是这种绝对的孤独感，注定了他的作品的悲观主义的主色和基调。这个看法不能说没有根据，但毕竟不免缩小了作家劳动的社会意义。

又有些批评家认为，卡夫卡在保险公司供职多年，洞察阶级社会的司法流弊，处处感到人对

人的欺凌和压迫，因此他的作品正是对于古老奥匈帝国社会的谑画，是对于当时垂死的封建主义和腐朽的官僚主义的辛辣讽刺。不过，他身后的读者从中已看不到他们没有经历过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治下的奥匈帝国，倒会联想到卡夫卡没有经历过的希特勒、墨索里尼等魔王的法西斯体制。所以，这些批评家又说，卡夫卡是为他未曾见过的读者写作的作家。这些看法当然也颇有见地，但单纯从政治角度分析作品，不免令人感到简单化。

还有些批评家从卡夫卡的作品中，看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认为他有仇父倾向，并指出K想进“城堡”，而“城堡”拒而不纳，正表现了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有人还强调，父子矛盾是卡夫卡笔下的人物纠葛的核心，如《判决》和《变形记》直接以人物的父亲开场，父权在《城堡》则化身为社会制度，在《狗的研究》中化身为绝对，在《饥饿艺术家》中化身为观众——总之，集体与个人、观众与艺术家、人与非人等社会对立，都可以通过心理分析归之于天然的父子对立。其实，据卡夫卡的亲友回忆，他一贯很爱他的父亲，有一次还对朋友说过，“父亲很爱我。而爱总具有威严的面貌。”那么，这些批评家的宏论就更只能姑妄听之了。

另有不少批评家则着眼于卡夫卡作品的宗教意义。或者说，他虽然对犹太教失去信仰，但他的想象主要来源于犹太民间传说和犹太教法典，以法律代表可怕的耶和华，以常人代表坚忍的约伯。或者说，他虽然背弃犹太教，但已改宗基督教，如约瑟夫·K不明不白地被捕了，向法庭请求判决而不可得，正象征了基督教的原罪观念，K见拒于城堡之外，则无异于亚当夏娃见逐于伊甸园。或者说，卡夫卡毋宁是基督教的革新者，他的宗教信仰在探究理性的局限、肯定对信仰的飞跃一点上，接近法国哲学家巴斯喀（1623—1662）；在把个人作为主体一点上，接近丹麦哲学家基凯果（1813—1855）；在摒弃基督教的天启性、肯定造物主与万物之间存在着鸿沟一点上，又接近瑞士“危机”神学家卡尔·巴尔特（1886—1968）。前一位离卡夫卡太远，后一位又离他太近，因此更多人谈到了基凯果对他的重大影响。这位哲学家把基督教视为个人心灵的宗教，宣传人为自由而斗争，同时又在这种自由面前感到恐惧和孤独，被称为存在主义的先驱。他的学说对于卡夫卡的创作思想产生了影响，是说得过去的。但是，也有人指出，卡夫卡到1917年才读到基凯果的著作，而在这之前，他已写出了不少重要的能够代表他的一贯倾向的作品。

同一个卡夫卡在不同批评家的笔下，竟可作出这样一些不同的解释。大家都承认他写的是寓言，都想通过这些言近而旨远的寓言，为自己原有的主观见解寻找实证。但是，寓言概念的生效有赖于寓言本身和对象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的基本一致，否则寓言便失去意义，甚至会发生把大象等同于墙壁、皮管或刀剑之类的笑话。迄今为止，不论是这样解释还是那样解释，卡夫卡还是卡夫卡，一个完整的卡夫卡。我们与其拘泥于任何一种片面的解释，不如把作家卡夫卡实事求是地当作作家来看。而作家作为一个有机的精神世界，是不可能用一种思想分析的三棱镜透视清楚的，我们对他也只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用不着也来不得一点添枝加叶。

卡夫卡让自己的人物颠沛于孤独、忧愁、恐惧和绝望的轮回之中，据说体现了一种当时所谓的末世观念。由此我们联想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斯特林堡。陀斯妥耶夫斯基处于要求不同行动的信仰体系之间而进退维谷，斯特林堡因家庭生活的不幸进而感受人生的不幸，最终求助于断念和赎罪精神，应当说是与卡夫卡被定性的“末世观念”大体上相通的吧。可是，我们还看到，这种历史悲观主义在19世纪末期，在西方知识分子中间也并不是稀罕的，《西方的没落》的作者斯

彭格勒就是逻辑思维方面的一个例子。如果说卡夫卡确有所谓“末世观念”，那么它不但没有但丁、班扬的神学结构的一贯性，还可从他求学就业期间对于专横的、非人道的社会势力的反抗或反感，找到毫无抽象神学意味的现实根源。

卡夫卡在写作手法上，以非理性梦境的细致描绘见长，善于综合一些互不连贯的生活现象，展示一个不可捉摸的时空背景，令人想到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他开始写作于表现主义盛行的1912年，不能说后者对他毫无影响；例如，他没有把萨姆萨比作蟑螂，而是说他一夜间变成了蟑螂，这正是一种表现主义手法。但是，为了不断探索人们习焉不察的人生异化，卡夫卡需要将有限的自我保持平衡，以便客观地区分人的内在和外在：从这一点来说，他不能算是以直接反映主观心境为己任的表现主义作家。他曾经批评过著名诗人贝歌尔的早期表现主义诗歌是“一片喧嚣声”，又说“喧嚣是青春的伴随现象，是生命力的充溢……但与艺术无关，相反会损坏艺术。艺术需要严格的冷静和精确的明朗。”

卡夫卡的风格本身印证了他的这一艺术观上的自白，他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真正做到了“严格的冷静”和“精确的明朗”。从这一点来看，人们又可能称他为现实主义作家，一向反对现代

主义的卢卡契晚年正是这样肯定他的。不过，这里要把现实主义概念加以扩大才行。卡夫卡在性格塑造和情节发展上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但为了更深刻地反映现实，却常常加以必要的夸张，加以陌生化——正是在陌生化的照耀下，稍纵即逝的现实矛盾就更显得无从躲闪了，这又是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少见的。

至此人们还没有把卡夫卡放在德语文学传统中加以足够的认识。事实上，卡夫卡的笔法简练有如克莱斯特和黑贝尔，想象奇诡有如霍夫曼和让波尔，思想深邃则近乎他的同乡里尔克——这两位同时代的布拉格德语作家，在同一种惯于抽象思维的德语民族文化的熏陶下，通过不同的写作方式，共同表现了人类对于自由和责任的抽象要求的矛盾，表现了20世纪渗透于西方文明的对于异化的忧虑，表现了一个无神论者在科学面前感到惶惑的宗教态度。但是，他们作为作家，又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艺术追求：里尔克离不开他的奇特的诗，卡夫卡离不开他的奇特的小说，没有他们的艺术，也就没有他们本身的一切。作为现代作家，在世界范围内，卡夫卡或许未必有托马斯·曼、乔伊斯、普鲁斯特等大家那样成熟而深广，但显然比他们接近更多的直接通过生活进行思维的读者。

这本小书包括卡夫卡早年的一些作品，主要见于《一场斗争的描写》（1936年初版）。每篇短小精悍，或系微型小说，或系抒情散文，有的简直就是不分行的诗。就整个风格来说，称之为“随笔”似乎尤宜。但是，写法多种多样，或以普遍经验表现一个具体情景（如《衣服》），或从个别事件追寻高峻的境界（如《在电车上》），或把复杂事物加以简单化（如百来字的《树》中提到一句“我们都是雪里的树干”），或从简单事物演化出深沉的意义（如《陀螺》中哲学家竟不认识不动的陀螺不是陀螺）等。译者偶然发现这些精致小品的英译本，不禁爱不释手，一面品读一面信笔把它们译了出来。我高兴地读完了这些译稿，首先想到“风格即人”那句名言：这些小品的作者果然只能是卡夫卡，不是卡夫卡显然写不出它们来。因此，卡夫卡未必能够教导我们怎样写作，但却可以教导我们怎样准备写作。只有具备一双他自称的“显微镜式的眼睛”，才能从日常生活中看见一些荒诞细节，在整体结构中经过变形，转而合理化，也就是不再荒诞了。如果没有细节荒诞和整体合理化的辩证法，如果只能偏执于一端，卡夫卡便不成其为卡夫卡，我以为。

1986年12月8日，北京

目次

读《卡夫卡随笔》·····	绿原
桥·····	(1)
我的邻人·····	(3)
敲了庄园的大门·····	(6)
杂种·····	(9)
日常琐事·····	(12)
桑丘·庞札真传·····	(14)
塞壬们的沉默·····	(15)
普罗米修斯·····	(18)
城徽·····	(20)
海神波塞冬·····	(23)
友谊·····	(25)
夜晚·····	(27)
拒绝·····	(28)
我们的法律·····	(36)

征兵	(41)
考试	(44)
兀鹰	(46)
舵手	(48)
陀螺	(50)
一则小寓言	(52)
归来	(53)
出门	(55)
律师	(56)
老两口	(60)
骑桶人	(68)
短评	(73)
论格言	(74)
猎人格拉克斯	(76)
乡村大道上的孩子们	(90)
树	(96)
衣服	(97)
山间远足	(98)
临街的窗户	(99)
碰钉子	(100)
零售商人	(102)
依窗闲眺	(106)
归途	(107)
过路人	(108)

在电车上·····	(109)
为赛马骑师考虑·····	(111)
希望做个印第安人·····	(113)
不幸·····	(114)
单身汉的惨境·····	(121)
揭穿一个骗子的假面具·····	(122)
突然出走·····	(125)
决心·····	(127)
梦·····	(129)
在马戏场的顶层楼座上·····	(133)
杀害兄弟的人·····	(135)
邻村·····	(139)
视察矿区·····	(140)
豺狗和阿拉伯人·····	(145)
新律师·····	(152)
陈旧的手稿·····	(154)
十一个儿子·····	(158)
有家养人的心事·····	(166)
最初的悲伤·····	(169)
《一篇致科学院的报告》片 断·····	(174)
守墓人·····	(180)
译后记·····	(203)

桥

我僵直而冰冷，我是一座桥，我卧身于一个深渊之上，双脚深深地埋在一岸边，而双手深深地埋在另一岸边，我将牙齿紧咬在松碎的泥土里。我的外衣角在我的两肋飘动。在身底下很远的地方，那条盛产鲟鱼的冰冷的渊水奔流不息。漫游者谁也不到这无法通行的高处，这座桥在地图上也是找不到的。我就这样静卧着等待，我必须等待，没有一座桥一旦建立起来，如果不倒塌的话，会不再是一座桥。一天傍晚，是第一天还是第一千天，我也说不清——我的脑子总是混乱不堪，而且总是，总是转呀转的——夏天的一个黄昏，渊流的吼叫声渐变深沉，我听见一个人的脚步声！向我走来，向我走来。伸展你的身躯吧，桥，做好准备，没有围栏的桥身，举起这位信托你的人吧。如果他的脚步犹豫不定，就悄悄让它们稳健跨出，但如果他步履蹒跚，那么就自我介